

# 教育叢著

第七種

教育雜誌社

師範教育

上海商務

問題

行

# 師範教育改造問題

常乃德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決的「學制系統草案」，祇有大綱，沒有細目，一切詳細的學科及分配法等尚須分頭研究；本篇即是對於師範教育一部分的科目內容加以討論，順便再談一點我對於現今師範教育澈底改造的一點意見。這次議決的「學制系統草案」，本來在我們看來，不能算是澈底的解決；但是若退一步想，拿舊日部定的單調的教制和這種新學制比較比較，便曉得這個新學制確有幾點較從前進步的地方。這一種進步是七八年新教育界全體的努力所造成的，不是十幾省區幾十個代表在會場上便能製出的；所以在目前的環境底下，產出這樣的新法，我們承認是當然的結果，故也自有他相當存在的價值，就今論

今，我們認師範教育的內容有討論的必要。

本篇所討論的師範學校，兼括「初級師範」、「高等師範」而言；此外對於「師範講習科」等臨時變通的制度也附帶講講，因為他們種類雖然不同，共同的目的卻是一樣的。

又新學制系統草案雖然將來實行的程序尚須待各省區自己討論，但照大勢看來，大約總有實現的希望；故本篇凡談到與學制有關的地方，全都依據新學制為張本。

在未講師範教育的內容以前，我們先談談師範學校的地位問題。本來這個問題，既經聯合會討論過，新學制裏已竟規定好了，經過多少教育專門家研究的結果，自然較一二人的空想為愈；不過我對於這一次學制系統草案中關於師範教育的說明，終覺稍有點懷疑。因為在這個學制草案出現以前，好幾年來曾有許多人主張過師範教育是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他們主張高等師範可併入大學，初

級師範可併入中學。這種主張我覺着是完全不懂師範教育性質的人所說的話。這次議決的結果，雖然勉強說高等師範仍舊獨立，但又說大學得設師範科，又說高等師範畢業後得入大學研究院；雖然勉強說師範學校得辦六年完全科，但又說師範學校的六年是前三年普通，後三年師範，又說師範學校可專招初級中學畢業生授以三年師範科，又說中學校可兼辦師範科。這一種紕繆雜亂，自相矛盾的系統，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顯然是受了反對師範教育獨立的言論的影響，而想出來的彌縫調停之法。這種制度初看似乎是八面圓通，其實往細裏追究追究，便見出實在祇是幾句空話，其中一無所有，因此我個人對於這一段的說明實在不敢滿意。

我的意思，大學祇能設教育學科，不能設師範科；高等師範若想增加程度，祇能延長學習年限，自設研究科，（此處研究科係借用名詞，我的意思，高師的研究科完全與大學的研究科性質辦法都不能相同）不能畢業後以大學研究科為升

學的地方；初級師範的功課若是認為三年可以學習完足的話，則老老實實定作三年便是了，所收的學生或是小學畢業生的程度，或是中學普通科畢業生的程度都可以的，不必規定六年；若認為師範教育非六年不能完足的話，則六年中便應當全授以師範的功課，不應前三年仍為普通科；而且師範教育祇能讓完全獨立的師範學校去辦，中學校決沒有辦師範科的權力。（中學為應升大學分科的需要，而設立教育學科這是可以的。）

以下我們分述這幾條的理由。

為解決師範學制及其內容的問題，我們應當先研究研究師範教育是否有獨立存在的價值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贊成反對兩方面的文章都已經發表過許多，我祇見過幾篇。以下我們先將反對師範教育應當獨立的理由，分列於下，再一一加以評判。所舉的理由有些是根據反對者的文章中所提出來的，有的是我自己添出來的。

反對師範教育可以獨立存在的理由，列舉起來，大致不外以下的幾種：

(一) 師範學校的程度太低，不足應高深學問研究的要求。

(二) 師範教育獨立，經濟上很不合算。

(三) 師範學制是抄自日本，現在不應仍襲此制。

(四) 現在師資缺乏，應付中學大學以養成師範人才的責任。

(五) 師範學校太專門了，與普通文化智識不能接近。

(六) 師範畢業生的成績與普通學生並無差別，何必多此駢枝機關？

(七) 獨立的高等師範，初級師範，設備必不能完足，如歸併大學、中學，則可有完

滿的設備。

(八) 有志上進的青年多不願入師範，如改為普通性質，則必可多收集人才於此途。

以上所舉八種理由之外，我一時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可舉，祇就以上的八條

而論，就件件都不能成立。(一)(二)兩條自然毫無理由。一種制度祇能問他的本身價值如何，不能問他是來自何國；日本的制度未必全是好，美國也未必全是好的。這雖然是淺而易見的理，但我總疑心這一次議決的學制草案，不能不受這種不合理的理由的影響。因為這次的草案是大部分根據美國的學制，關於師範學制的一部分難保也不受這等影響，以為美國的師範科大多是附屬在 *academy, college, university*，裏邊的，我們何妨也附屬在這些裏邊呢？這種理由當然我們不能承認。至於費用多少也是毫無理由。這種學校如果沒有存在的必要，則一個錢也不能不算多花；否則，無論費用多少，只要有效果，總不能算是白花的。故(一)(二)兩條理由不足討論。第(四)條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以後另外再討論。第(五)條的理由，與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覺得現在的師範教育實在並沒有太偏於專門，實在是太普通了。試問現在一般師範教育的功課，除了多加幾點心理學、教育學、教授管理法之外，有什麼與中學校大不相同的地方？甚至於高

等師範學校的課程，也是分科分部，除了幾點教育學教授法、心理學等之外，仍然是與大學分科毫無差別。難道師範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區別點就在多上幾堂教育學、教授法、心理學之類嗎？那麼，無怪乎許多人主張只要中學大學中添幾點教育的功課，便可以養成教育的人材；無怪乎師範學校造就出來的人材，實際從事教育的時候，也和普通學校畢業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無怪乎受過師範教育的人，也一樣的要求要跑到大學裏去研究高深的學問了！故我的意思，師範教育應當極力的表現一種特別的色彩，應當把一切關於方法的學問，如教育學、心理學之類，極力提高增多，而一切關於內容智識的學問，如各種科學之類，不妨擱在次一等。這種詳細辦法，以後再細講。我的意思並不是輕視智識的傳授，但是我以為師範生對於智識的態度與普通學生的態度應當完全不同。普通學生的學習智識是學來爲自己用的，師範生的學習智識卻不能不時時刻刻記念着我這學習智識是爲傳授給別人用的。許崇清先生有幾句話說得最好，他說：「現在中等

教師底職分，不惟傳達專門學科的智識，更須了解現代的文化，以指導改造。則徒具專門智識的若干分量，必不能盡其責；還須要具研究的精神。而所謂研究者，又非獨科學的研究，並且要是教育的研究。質言之，就是立於教育者的見地，以從事底科學研究。」（許先生原文我沒有見過，以上所引的話是根據我友余家菊先生「論師範學制書」中所引。余先生的原文登載平民教育第三十期（？）及北京高師教育叢刊第二卷第五集。）從這一段話分析起來，我們可得兩個概念：第一是師範學校的研究注重在「立於教育的見地以從事研究」；所以師範教育應當養成一種願意立於教育者的見地以從事研究的信心，並且應當曉得怎樣立於教育者的見地的工具方法。第二是教師的責任不惟注重傳達智識並且要「了解現代的文化」；要「具研究的精神」；所以在師範學校幾年內所授得的智識，無論怎樣豐富完備，都是不中用的；因為社會的需要是時時變遷，死守着一本舊賬，不能不開新飢荒的。因此，師範生的學習智識，不重在學得多少分量，而重

在學得自己找尋智識的方法。（其實無論何種教育都應當這樣，不過現在的師範教育尤其應當這樣罷了。）因此，師範教育對於智識內容的減少是不關緊要的。以上都是就許先生所說的一段話引伸出來的幾個意思。由此看來，師範學校特別加重教育的功課於智識內容並無妨害。而且如第五條所說，現在師範生不能與普通文化接近的毛病，並不在學得的智識太少，實在在由於沒有學得找尋智識的方法；在校時是這幾本書，出校後還是這幾本書；五年十年之後，社會的潮流進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而師範生還是老守着他這幾本書；這是所以不能隨着社會潮流走的緣故了。因此，倘若師範教育能按着以上的兩點注重教育的功課，注重找智識的方法去改造，則不但第（五）條所舉的弊病可以免掉，而且第（六）條的理由也因之連帶取消；因為師範畢業生與普通學生並無差別的緣故，乃是由於現在的師範教育不曾置重這兩點的緣故，補救的方法正應當極力提倡這種特別的色彩，如何反可以「因噎廢食」而主張不要師範學校呢？至於第

(四)條只能作爲普通學校可以兼辦師範科的理由，不能作爲取消師範獨立的理由，這本是一時救急的辦法，並無完全的理由根據，不足討論；不過卽以救急而論，如果照本篇所陳的師範改造辦法實行以後，這層理由也可不攻自破。此外第(七)條也是不足討論，因爲只要承認師範教育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則用全力來完全設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而且照我們看來，師範教育若絕對與普通性質不同，則絕不能利用普通學校的設備以爲研究的工具。第八條誠然是現代談師範教育最困難的一個問題，但這全與改爲普通性質與否無關，因爲教員的位置若不改良，無論獨立設置或是附設於普通學校之中，總之沒有人願意學師範的；反之，若單獨說立師範的學校，反可以藉環境薰習的力量，增加一點對教育的興趣，減少一點改就他途的野心。根本的解決法，是在教育界的自身。中國目前這個問題似乎還不甚急迫，因爲目前教員生活比起一般社會來，還佔較高的位置，不像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教員的待遇比工人還壞。

因此，以上的七個理由，都解決不能成立了，所剩的祇有第一條理由，就是說師範學校不足應高深研究的需要的問題；這是以上各條理由一個中堅；師範教育是否有獨立價值的問題，全看這條理由能彀存在與否；換言之，即是如師範學校真是如其餘一般學校一樣，真是爲授與學生多少智識，或是訓練以若干技能的話，則師範學校真無獨立存在的價值，真不如歸併入大學專門或普通中學內的好了。但是我們若從普通學校和師範學校的來源上各自考察一番，便知這兩種學校的目的實不相同。師範學校的建設本是最近世才有的事情，古代一般學校雖也早已發達，但他們不感覺有設置養成教師的處所的必要。

這個緣故，一則因爲古代社會事情簡單，故不需要分工的事，這是各種職業都是這樣，故教師也是人人能當的；二則教育的起源本在家庭，家庭之內凡是父母都有教育子女的權力和責任，到後來雖然變爲公共的學校，但還不過是家庭之擴大而已，故他們認爲凡人都可以從事教育的，不必另設養成的機關；三則古代

的教育本只限於僧侶和貴族兩階級的人，僧侶教育的目的，是爲養成虔敬的宗教心，故只要由大教士來作教育者最好，貴族的教育目的，是爲求得智識，他們的求智識是把智識當作奢侈品隨便學來玩玩的，故也只要請一位博學的學士來把他一肚子學問都倒出來便完了，他們看教育本不當作是造就全人生的事——或者他們的人生觀也不是完全發展的——故也不感教師訓練的重要；第四一層還有因爲古代教育及一切有關的學術，還沒有發達到含有科學意味的時候，故他們把教育看作是家常便飯，人人都可以不學而能的，用不着專門家來擔這個責任；以上四層，大約就是古代師範教育所以不發達的原因。到了近代，教育一變而爲全人類必需的權利，不是一階級的專利品，故他的目的也同時改變，不能僅以傳達智識或訓練品格各偏於一方爲滿足，教育的目的乃是發展一個全的人生——雖然人生的目的和需要各派教育學家也解說不同——教育乃是綜合教授訓練兩部共同而成的事業；加以近世心理學、生物學、社會學都有長

足的進步，教育的事業早已不是那些僅有常識的普通人所能擔當得起的了；因此一般進步的國家便都感有設置專門培養這頂人才的處所的必要，師範教育所以忽然發達，便是由這些原因。至於目下還有不專門設置師範學校的國家——大都是一部分——大約一則是歷史上慣習遺下來的殘型物，二則有些對於中等教育的目的還未十分明瞭，故小學教師的養成各國都曉得注重了，而中學教師則多半還以為只要受過大學教育有專門科學的智識的人便可勝任；這種錯誤也是歷史上傳下來的。小學教育自一七六三年弗勒得力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強迫施行以來，便已脫離古代貴族僧侶的範圍而變為普遍的人人應享受的性質；而中等以上的學校則到現在還不免帶有貴族時代的遺習，他們的目的總令有求智識的意味居多，故對於這頂的教師專門人才不認為必要。觀現在教育的書籍，講到教育法等項總是小學的居多，而關於中學以上的極少。可見一般的觀念還是覺得中學以上的教育不必研究什麼方法的——換

言之，即是不必要專門的人才纔能勝任。——只要有學問可授與便行了。這種觀念雖然目下已經漸漸打破，觀於杜威一派的社會學派的發達，學校的工廠化的盛行，可見中學以上專注重智識的那種謬論已將漸漸失敗；不過在中國這樣向來以讀書爲學問。以讀書爲教育的國家，這種觀念似乎還有提醒的必要。總而言之，我們只要認清教育的宗旨不是專在傳授智識，是要發展一個完完全全地的人。是要智識、感情、意志、行爲，都完全的一個人，則便可以明白教師這件職業不是單單自己有滿腹學問的人所能勝任的了。從此看來，我們便可以曉得反對中第一條所舉的理由，完全是不懂師範教育的性質的外行話，理想的師範生不是自己裝一肚學問便够了，是要訓練成一種曉得怎樣可以把智識傳給別人，怎樣培養被教者的人格，怎樣使被教者得了他所需要的東西，養成他所需要的能力的才幹；所以拿師範學校的學問程度不高來主張不要師範，是不對的。況且即以傳達智識而論，難道照普通學校目下所具備的功課程度，便教一輩子的教師生活

的用嗎？即使啟用，難道師範學校不會照樣提高程度，與普通學校教授一樣的功能嗎？又何必一定要取消呢？

以上八條反對的理由分析完了，都沒有存在的價值；故反過來，我們便可以肯定師範教育有獨立存在的理由。但是，還有更進於此的一層，不可不曉得的。普通反對師範獨立的人，主張師範的目的只要學習豐富的智識，至於傳達智識的方法不必管他，這固然是錯了；然而若主張師範可以獨立的人，卻也祇說師範學校是一種專門職業的養成所；他的意思便是說師範學校不但要學得智識，還要學得傳授知識於別人的技術；這話固然較前說稍為進步，但還不是澈底了解師範的性質。我的意思，以為師範學校固然不僅是一個學習智識的處所，卻也不僅兼是練習技術的地方，他是於這兩種目的之外，還要注重一種人格的鍛鍊，養成一種對於教育上的信心。因為教育雖是一種職業，但他與其餘職業實稍有不同的地方。第一，普通職業直接的影響是在局部的範圍之內；教育的直接影響是普及

於全社會全人生的。第二，普通職業的對象是物品，他所要養成技術也祇是怎樣把這些物品顛來倒去由生製熟便够了；教育的對象卻是許多活潑潑的人，人是活的，自己有主張的，不能由教者隨便捏扁搓圓，教他怎樣他便怎樣。——從前的教育便是這樣機械的辦法，但是失敗了。從第一個異點，便曉得教育的影響，非常重大；從事於此的，不能不有十分自信心，自覺心和犧牲的精神。從第二個異點看來，教育的對象既是活潑潑的自由自主的人，不能由教者隨便擺弄，則一般職業上所用的機械的辦法，到此全不適用，只有人格感化的力量最爲有效；所以師範生人格的鍛鍊，比求智識學方法還要重要。從前的教授訓練是打成兩橛的，所以學校教師只管有學問智識便够了，而人格的感化力付之於宗教家的身上；到如今這兩個重擔子都擱在學校教師身上來了；現在的教師，一方面要具有科學家研究的頭腦，一方面又要具有宗教家獻身的熱誠，像這樣偉大的責任，超絕的標準，在現代社會中，恐怕除了教育家以外，也再找不出第二個要負這樣困難的使